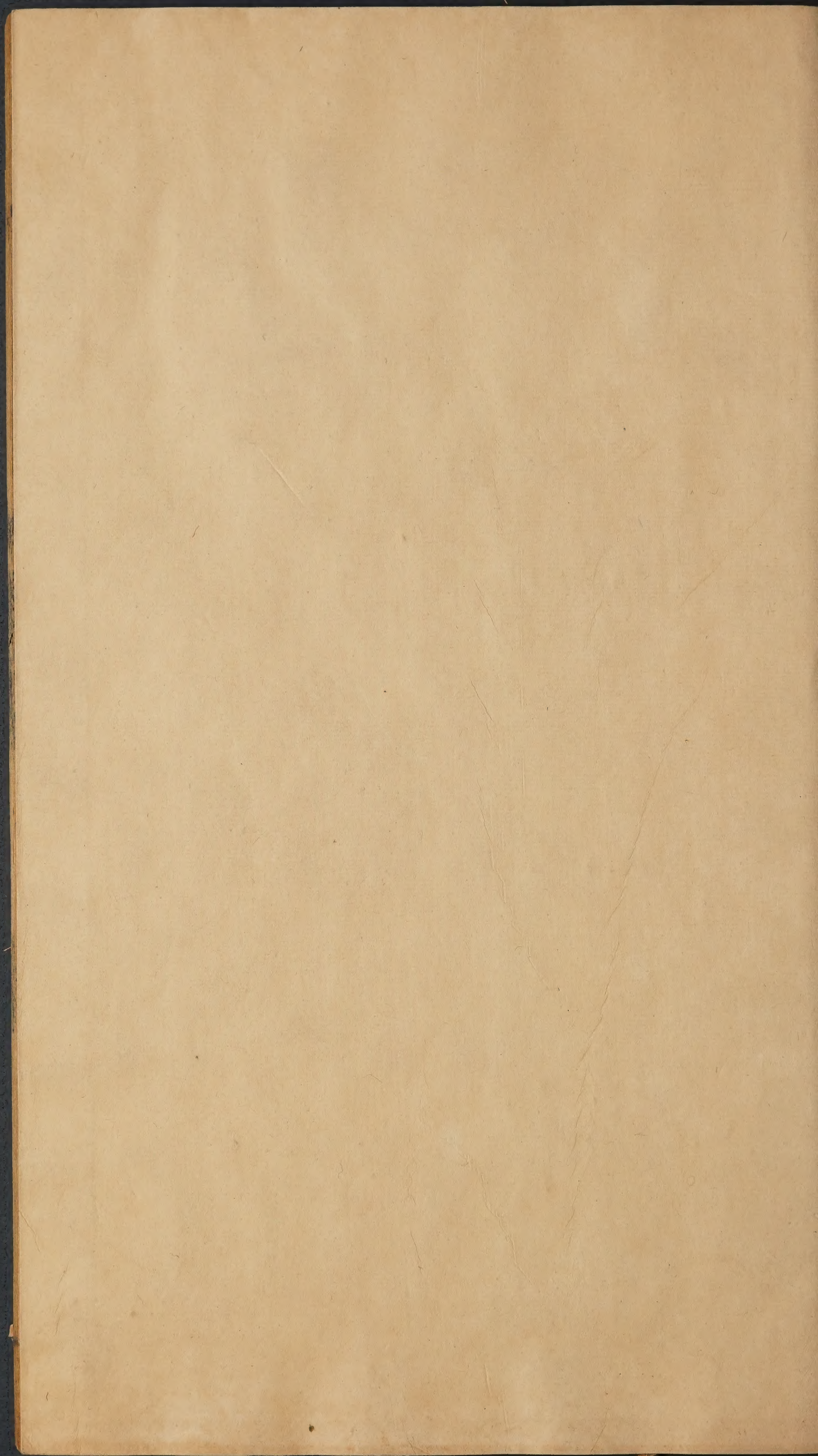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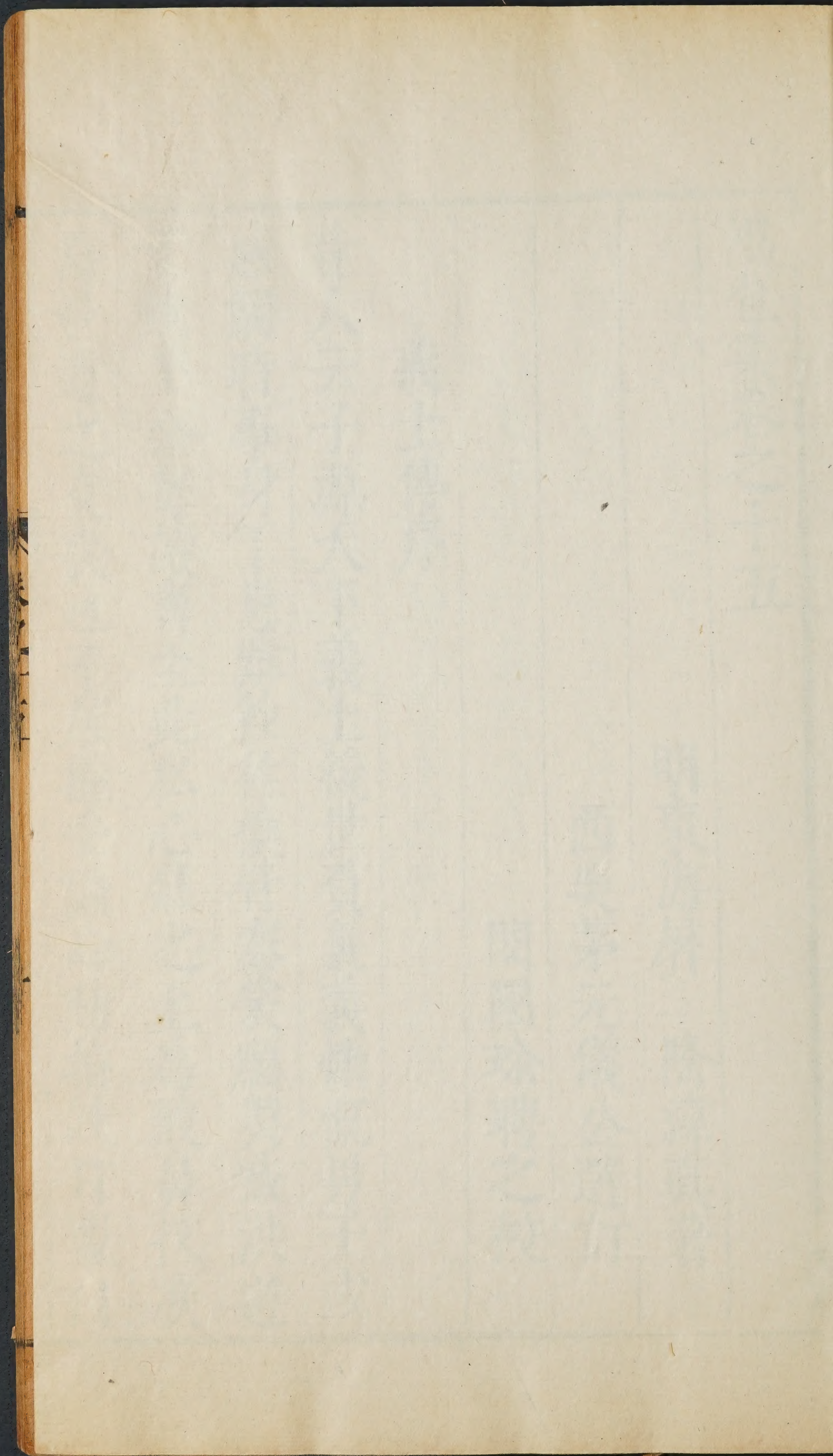




鴻苞集卷之十五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閔國珍聘之校

義士傳序

昔人云子源天下義士後世負氣義慷慨男子或感觸時事身丁患難往往攘臂褰裳願與臧洪遊于地下余每讀書至此私心壯之至爲酸鼻抆淚焉世道之變喪也平居握手論心動指皎日盟白

水一朝炎涼異候盛衰殊景心撼于利害情變于存亡轉眼胡粤掉臂路人甚或擠人自脫賣友取利操戈而下之石也臧洪家犬寧食其餘乎作義士傳或云龍逢比干之屬天下大忠忠義一道子棄而不錄何故曰君臣大義等于天地忠臣彪炳爛于日星史傳所載斑斑矣余此采輯獨爲義士標表存友朋一倫耳雖然氣義男子寧有輸心友朋而不抗節君父者此非矯飾良本天性蘭香桂辛豈有擇而發乎

左儒

周宣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别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其思華子

其思華子與石文子叔孫子三人同詣楚王道逢饑餧不能俱活二子推衣糧與華子而死華子見楚王楚王直酒佳殽享以鍾鼓華子愀然憂悲王問之華子語以故王義華子賜黃金百斤命收葬二子拜華子爲相

其思華子

其思華子與仲文子叔翁子三人同詣楚王道逢饑餓不能俱活二子推衣糧與華子而死華子見楚王楚王言酒佳殽享以鐘鼓華子憮然憂悲王問之華子請以故王義華子賜黃金百斤命收葬二子并華子為相

豫讓

趙襄子殺智伯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厠襄子如厠心動索之獲豫讓襄子曰智伯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襄子出讓伏于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讓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襄子使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

青荓

趙襄子遊于圍中過橋馬却不肯進青荓爲驂乘襄子命視橋下類有人青荓見豫讓伏橋下叱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荓曰吾與子爲友賣友不義不告其君不忠惟有死耳乃退而自殺

張胥鄙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胥鄙有罪拘將死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于道乃知其夫吾也輙行而辭曰義不同于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君子不為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于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出我以夫吾故也吾肯受之乎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

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寧立于世乎遂絕頸而死

虞卿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睢必報其仇乃遺趙王書曰王使人疾持其頭來趙孝成王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齊偕亡走大梁

貫高

上過趙趙王張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慢罵之
趙相貫高趙午皆怒上過栢人貫高等壁人於廁
中上欲宿心動而去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
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
自刎貫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
檻車膠致長安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廷
尉以聞上賢而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
也今王巳出吾責巳塞死不恨矣遂絕亢死

欒布

漢殺彭越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收眎者捕之梁大夫欒布使于齊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也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拜爲都尉

樂布

漢誅越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

大夫樂布使於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

聞上欲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也王與

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天下已定而歸於以小

案宋[illegible]之臣[illegible]

灌夫

孝景時竇嬰爲大將軍田蚡乃爲諸郎已而蚡益

貴幸嬰失勢賓客益衰獨潁陰灌夫不去

任安

霍去病擊匈奴還爲大司馬衛青日退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士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惟任安不去

孔車

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惟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張輔

竇憲既誅其弟篤景瓌皆迫令自殺初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景至是上疏曰方憲等貴寵羣臣阿附惟恐不及今嚴威旣行皆言當死臣伏見夏陽侯瓌每撿敕賔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議過厚不過薄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得獨全

云敞

云敞字幼孺事師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爲博士漢
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王莽秉政自號安漢
公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
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絶衛
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
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
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連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腰
斬磔死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

千餘人葬以爲惡人黨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
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
屍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
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爲掾

劉茂

劉茂字子衛光武時爲太原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盂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之於朝詔書即徵茂拜議郎

劉文饒

史稱劉文饒寬寬洪有大度常行有人失牛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言解駕牛與之步歸頃認者得牛而送還慙懼文饒謝遣之為南陽太守用蒲鞭示辱而已為太尉夫人欲試公量五鼓入朝令婢以羹汚公朝衣公都無恙意但徐曰羹爛汝手耶有客來詣寬寬遣奴市菜醉還又不得菜公乃罵之為畜產須臾遣人視奴疑恐自殺曰此是人而罵為畜產為辱孰甚故吾懼其死耳余每覽公長

者狀自顧猶存褊心慙愧欲死以爲公眞天人也及讀眞誥始知文饒受度青谷先生得僊在華陽洞作童初府上師主始學道者爲之一快剛褊燥急害道不淺戒之愼之

人有氣質褊急而心無忮刻有外貌和雅而中實險傾外和中險狐蜮等耳此豈可亦謂之長者乎器度寬舒心術仁厚其爲君子何疑觀文饒寬中卒證大道魏陽元稱天下長者遂生南眞領衡嶽三教中斷無褊急之聖賢明矣寬窄恕刻俱得之

稟氣然亦可以矯揉陶鎔妥于佩弦西門佩韋古
人知此矣
人之褊急有絕可笑者王述名士覩其食雞子事
非復人情近代士人勑左右逐蠅一節大堪捧腹
其母與一戒板令戒暴怒怒發輒以戒板擊人褊
心難除如此哉余貽李維貞書自敘治怒心力良
苦數年之後始就調和乃今庶能忍辱矣然猶覺
稍費照管御下之時照管一或不到便微發煙火
急撲之卽滅有撲有滅是知根猶未芟也

周嘉

周嘉字惠文仕汝南郡爲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訶賊曰卿曹乃人隷也爲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兩相規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爲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寔駑怯不能死

難帝曰此長者也

禮震平原人光武時師事歐陽歙歙爲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數百人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千萬餘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自髠剔者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内獲嘉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以贓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絶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

已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

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疋

楊政字子行光武時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後范升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曰范升三娶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胷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即出升政由是顯名

李善

李善字次孫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歿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湩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于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

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過李元家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乃拜墓哭泣甚哀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番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至道病卒

鄭弘

鄭弘字巨君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楚王反發覺以疏引貺貺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没妻子皆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髠頭負鈇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明帝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

朱寵

鄧隲自殺大司農朱寵痛隲無罪乃肉袒輿櫬上疏謂宜收還冢次樹立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因自致廷尉帝意頗悟乃還葬隲等兄弟皆得歸京師

陸續

楚王英以謀逆連及太守尹興陸續時爲尹興掾

逮者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詞

廉范

廉范字叔度請召皆不應明帝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乃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未幾融果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是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語遂絶融繫出因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乃去

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
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帝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
漢與楚王同謀反亂天下汝不與朝廷同心而反
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以爲漢等皆已
伏誅不勝師友之情罪當萬死帝怒稍解問范曰
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
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
貰之由是顯名

樓護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于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繆肜

繆肜字豫公汝南邵陵人也和帝時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肜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史湛病卒官肜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肜獨留不去爲起墳塚乃潛穿井旁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肜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

車馬衣資形不受而歸

孫斌

孫斌桓帝時爲衛相門下椽初第五種以糾發中常侍單超兄子匡姦贓幷劾超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蓄怒以待之種始爲衛相以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閭子直及甄子然曰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爲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

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
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
遂得脫歸

景毅

景毅桓帝時爲侍御史子顧爲李膺門徒膺以鈎黨收捕而顧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柤

標

兩

[illegible]

李膺

李膺字元禮桓帝時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按經三府太尉陳蕃却之曰今所考按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帝崩陳蕃竇武共秉朝政連謀

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士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

郭亮董班楊匡

梁冀旣殺李固杜喬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未冠左提章鉞右秉斧鑕詣闕上書乞收李固尸不報與董班俱往臨哭不去喬故椽陳留楊匡號泣星行至洛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詣闕上書并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遂與亮班皆隱匿終身不仕

王成

初李固知不免遣子基茲燮歸鄉里燮年十二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謀豫匿燮託言還京師人不之覺有頃難作州郡收茲基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燮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

朱震胡騰張敞

曹節既殺陳蕃竇武梟首都亭收捕宗親賓客悉誅之蕃友朱震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掾胡騰歛武尸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詐以爲巳子與令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

孫賓碩

趙岐桓帝時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孫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覩見趙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戸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其時岐以爲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車

後戸下前襜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如
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恐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
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
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
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
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釃酒快相娛樂一
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
第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
郡守刺史太尉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

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饑荒南客荆州
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尉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荆
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爲劉表陳其本
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爲行喪也

巴肅

巴肅字恭祖辟公府稍遷拜議郎靈帝時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官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名以記之

公孫瓚

公孫瓚字伯珪靈帝時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還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靈帝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殁以身托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

朱儁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漢靈帝時本縣長山陽度尚薦儁于太守尹端以朱儁爲主簿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間行徑賫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

孔融

孔融字文舉年十六時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刋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孔融兄襃有舊亡抵于襃不遇儉見融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相國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幷收襃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襃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

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獻帝時拜融爲北海太守曹操以楊太尉彪與袁術婚將誣以同逆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云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纓緌縉紳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瞻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

趙戩

李漼既殺王允屍允于市莫敢收者故吏趙戩棄官收葬之

尾敦

公孫瓚誣劉虞與袁紹等謀稱尊號斬虞及妻子於薊市傳首京師故吏尾敦于路刼歸葬之

田疇

田疇字子泰好讀書擊劒董卓遷獻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嘆曰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于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舉疇時年二十二矣虞署爲從事疇乃歸自選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乃間行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固辭不受朝廷尚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

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我疇
荅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
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
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
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
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
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
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
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

不可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百姓歸之至五千餘
家袁紹及子尚皆辟之不就曹操征烏丸疇進計
討破烏丸欲封疇疇不受遼東斬送袁尚首於操
操令敢哭者斬疇往吊祭操亦不問

臧洪陳容

張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我洪時爲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袁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從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城陷生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曰洪力劣不能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曰仁義豈

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爲臧洪同
日死不願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
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王脩

王脩字叔治漢獻帝時袁譚在青州辟脩為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曹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操乞收葬譚屍操欲觀脩意故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操嘉其義聽之

龐淯

龐淯字子異漢獻帝時初以凉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淯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託詣猛門裹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勑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太守徐揖請爲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淯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敦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淯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爲興兵軍未至而郡城已陷揖死淯乃收斂

楫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曹操聞之辟爲椽
屬

孫禮

孫禮字德達後漢獻帝時初喪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旣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曹操各減死一等

孫瑾張逸張瓚

劉虞獻帝時爲幽州牧被公孫瓚所殺故常山相孫瑾椽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戴就

戴就字京成仕會稽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贓罪遣部從事薛安按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鋘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熱燒斧勿令冷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

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
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
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
命固宜申斷冤毒柰何誣枉忠良强相掠理令臣
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騃悂行無義就考死之
日當白于天與羣鬼殺汝于亭中如蒙生全當手
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
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
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牽招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師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袁紹辟爲督軍從事

沮授

袁紹與魏太祖操於官渡戰敗紹與子譚單騎退渡河沮授不及紹渡爲人所執詣太祖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爲軍所執太祖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敗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太祖嘆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太祖厚

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

王朗

王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爲莒令年未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爲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大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郭憲

郭憲字幼簡曹操時爲郡功曹以仁篤爲一郡所歸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人所多欲取約以徼功憲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逵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逵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肯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逵等乃止時曹操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逵等送約頭到操宿聞憲名及覩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逵等逵具以情對

操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逵等並賜爵關內侯由
是名震隴右

邴原

邴原字根矩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畧雄氣遼東太府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旣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巳害今政巳去君之不除之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巳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

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叉資送政家皆得返故郡後歸曹操辟爲司空掾

梁習

梁習字子虞與王思俱爲西曹令史因直日白事失曹操指操大怒敎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思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受死操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

關雲長

曹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無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死報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及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于袁軍

袁渙

袁渙字曜卿劉備爲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爲袁術所命召布擊術于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于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

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後布破渙歸曹氏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

嘗爲備舉吏獨不賀

鳥石集卷之十五終

鴻苞集卷之十六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松陵李嘉言孔彰校

韓珩

袁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守令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血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

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死於義闕矣乃若北面曹氏所
不能爲也一坐失色觸曰夫舉大事者當立大義
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

脂習

曹操殺孔融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

吳範

吳範字文則孫權特拜爲騎都尉範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耶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

生長我不能免我于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

多爲

張紘

張紘字子綱初遊學京師時瑯邪趙昱爲廣陵太守察紘孝廉昱後爲笮融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爲會稽東部都尉遣主簿至瑯邪設祭并求親戚爲之後以書屬瑯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吳孫權聞之加以紘爲長史

陸瑁

陸瑁字子璋吳孫權丞相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元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立墳墓收導其子瑁從父績早亡二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

嵩孜道

吳同學

[illegible]泰

謝淵

謝淵字休德少修操躬秉耒耜既無慼容又不易慮由是知名吳主孫權時舉孝廉稍遷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駱統子名秀被門廷之謗衆論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嘆息曰公諸早夭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辨而被闇昧之謗望諸夫子烈然高斷而各懷遅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瑕玷終爲顯士淵之力也

楊阜

馬超率羌胡擊隴上諸郡冀城刺史韋康力竭迎降超入城遂殺康等叅凉州軍事楊阜往見外兄姜敘及敘母歔欷悲甚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敘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敘乃與趙昂尹奉合謀時超已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當柰何異厲聲曰雪君父之大耻喪元不足爲重况一子哉九月阜與敘

昂奉討超超出戰梁寬趙衢閉門殺超妻子超襲
歷城得敘母并趙月皆殺之與阜戰敗奔漢中

向雄

司馬昭旣誅鍾會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昭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于東市而我不問今會爲叛逆又輙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旣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敎亦無闕法立于上敎弘于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而遣之

劉佑

劉佑武帝時爲長沙王義掾武帝崩東海王越懼難作遂誅義將殯于城東官屬莫敢往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

馬隆

馬隆字孝興少而智勇好立名節武帝時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栢一州以爲美談

何攀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武帝時仕州爲主簿屬
刺史皇甫晏爲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
丁母喪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故晏寃理得申

孫拯

宦人孟玖譖陸機於成都王穎曰機有二心於長
沙穎大怒使收機幷弟雲及司馬孫拯殺機雲夷
三族獄吏掠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寃吏知拯
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乎拯
仰天嘆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嘗知愛今旣不
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令獄吏詐爲拯
辭亦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寃拯譬
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耶曰

君旣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寃玖又殺之

江統

晉太子遹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惠帝時江統上書諫朝廷善之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等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爲惡故其臣冒罪泣辭不顧重辟乃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由是皆免

陶侃

陶侃字士行惠帝時廬江太守張夔召爲督郵夔妻有疾將迎醫于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

俞縱

蘇峻犯闕桓彝聞京師不守進屯涇縣裨惠勸彝與峻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賊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

蘇峻犯闕桓彝聞京師不守進屯涇縣裨惠勸彝
與峻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
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賊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
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
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

俞縱

王安

程遐言于石勒曰天下初定當顯明順逆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勒族誅之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在雍丘謂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資遣之安仕趙爲左衛將軍及約誅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刑竊取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羅企生

殷仲堪與桓玄戰敗亡奔鄴城文武無從者惟叅軍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其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涕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遂不得去及玄至荆州士人無不詣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玄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爲殷荆州吏

荆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爲玄乃收之復問欲何言企生曰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朱綽

初袁眞殺梁國內史朱憲憲弟綽奔桓溫溫克壽陽綽發眞棺戮其尸溫怒將殺之桓冲請而免之綽事冲如父冲薨綽嘔血而卒及綽子齡石爲劉裕叅軍從至江乘將與桓玄戰齡石請曰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請在軍後裕義而許之

華軼

華軼在江州愍帝時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尋洛都不守元帝承制改易長吏華軼又不從命於是遣王敦等討之軼衆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初廣陵高悝寓居江州辟爲西曹椽尋而軼敗悝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旣而遇赦悝攜之出首帝嘉之宥之

孔祇

孔祇字承祖元帝時太守周禮命爲功曹吏禮爲沈充所害故人賔吏莫敢近者祇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

荀闓

荀闓字道明有名稱京都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冏辟爲椽冏敗暴尸已二日莫敢收葬闓與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明帝時遷侍中尚書封射陽公

高允

魏主使崔浩高允共譔國記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勸浩刋所譔國史于石以彰直筆浩乃刋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爲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罪狀魏主使高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道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縝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

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爲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鄉問皆云浩所爲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族滅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匄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它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

怒帝如此毋念之使人心悖允曰臣與浩實同其
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
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先是河東公翟
黑子受絹事覺謀于允允教以勿欺黑子竟欺妄
被誅至是謂人曰我所以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
翟黑子也

謝弘微

謝弘微叔父混晉安帝時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瑯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

何無忌

何無忌少有大志忠亮任氣會稽世子元顯子彥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爲國中尉及桓玄害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

邊榮程邑之

張敬兒襲破江陵沈攸之軍潰縊死初荆州叅軍邊榮爲府録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録事及敬兒將至榮爲畱府司馬或說之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如此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張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畱守城不忍委棄本不祈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權笑而去榮客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周游不忍見其死乞先見殺兵人以告敬

見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乃先殺邑之而及榮軍

人莫不垂泣

韓暨

韓暨性廉謹篤慎爲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承辟爲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爲魏人所執送武昌暨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暨延親營殯歛送柩還都朝夕哭奠俱葬畢乃還

石崇

劉輿兄弟少時爲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石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竟進于後齋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

釋曇遷

釋曇遷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宋孝武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呼延平

燕王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慕容納之子符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符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遁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等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

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力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荅厚恩於是娶之

張進之

張進之宋武帝時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甞避地墮水沈没進之投水救相與沈淪久而得免時刼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宋文帝元嘉初詔蠲其徭役

段宏

宋武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劉義真鎮關中使義真疾歸諸將競斂貨財方軌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虜騎若至何以待之賊追兵果至至青泥大敗義真獨逃草中中叅軍段宏單騎追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

謝方明

謝方明少孤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宋武帝時孫恩入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吳興人胡桀郜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邈被害方明逃免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閤門遇禍貧產無遺而營舉凶功盡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陷會稽因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尼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

無攺

入爲自文央與太守爭在郡失宜帝詔

莫嗣祖

莫嗣祖者宋孝武時爲袁粲省事粲常所委信與劉彥節等宣密謀及齊高帝即位粲被誅帝問嗣祖曰汝知袁粲謀逆何不啓嗣祖曰小人無識曲蒙袁公厚恩實不忍負今日就死分甘官若賜性命亦不忍背粲而獨生也戴僧靜勸殺之帝曰彼各爲其主遂赦焉用爲省事梁豫章王直新出閤中用嗣祖爲師

蔡興宗

蔡興宗少好學以德業見稱宋孝武踐祚累遷尚書吏部侍郎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興宗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綱興宗抗言荅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人既犯嚴制政當甘于斧鉞耳帝有慚色

王份

王份字季文仕宋順帝時爲始安內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

吳達之

吳達之義興人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塚椁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畧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同財共宅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齊高帝建元三年詔表門閭

許明達

許明達者汝南人也齊武帝永明中王奐爲雍州刺史遣軍王朱公恩征蠻失利奐先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因殺興祖上聞之大怒遂以誅奐奐既誅故舊無敢至者明達先爲奐參軍躬爲殯斂甚厚當時高其節

孔琇之

孔琇之有吏能齊武帝時拜爲吳興郡太守政稱清嚴及明帝輔政防備諸藩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齊鬱林王隆昌元年遷孔琇之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而死

庾黔婁

庾黔婁字子貞齊明帝時爲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郡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斂攜持喪柩歸鄉里東宫建以中軍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書舍人到洽國子

慱士明山賓遷且爲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中
卒

李大亮

初大亮爲賊所獲賊帥張弼見而釋之及大亮貴求弼弼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以家貲遺弼弼不受言于上乞悉以官爵授之上爲之擢弼爲中郎將時人皆言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吳保安

郭仲翔宰相元振猶子也從姚州都督李蒙討南蠻戰敗沒入蠻中友人吳保安棄妻子傾家貲得絹二百疋經營十年積絹七百妻子至行乞于路義聲聞于姚州都督楊安居又助之徃蠻中竟贖仲翔而歸

王方翼

涼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其舅長孫銓長孫無忌之族弟也無忌誅銓坐無忌流嶲州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以同反召至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乃代爲獄辭結奏誅之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

宋璟

張易之張昌宗譖魏元忠于太后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害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

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迫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他日又引問說對如前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領表侍御史王晙復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獲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爲義所激顛沛無恨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爲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鞫之懷素曰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爲罪况元忠之刑未如

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太后意解

李撝

新興王晋坐太平公主逆黨伏誅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乃哭其尸𢘥元之曰欒布之儔也擢爲尚書

狄仁傑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媿乎遂相與輯睦

裴冕

京兆尹王鉷既誅賓佐莫敢窺其門獨來訪判官

裴冕收其尸葬之

荀巨伯

荀巨伯遠省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之命賊知其義命旋軍而還

顔泉明

顔杲卿子泉明爲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遇父時將吏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古押牙

古押牙名洪設奇計爲王仙客取劉無雙于皇陵中自刎而死

陽城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坐貶道州刺史

徐晦

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貶臨賀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爲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于朝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柳宗元

王叔文之黨皆爲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毋子俱往理請于朝欲以柳易播禹錫得改連州

薛昭

薛昭唐元和末爲平陸尉以氣義自喜嘗慕李北海郭代之爲人因夜直宿有爲母復仇殺人者與金而逸之縣聞於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爲民于海康勅下之日不問家產但荷銀鐺而去田山叟者或云數百歲人與昭厚乃齎酒道上飲餞之曰君義夫也脫人之禍而自當之眞荆聶之儔也與之携手出東郊與之藥一粒曰非惟去疾兼能去食田山叟即申天師元

王回

鄒浩將論事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遊錢與浩治裝徃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獄上除名臨發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荅

沈忠

元人克潭州知州李芾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

趙時賞

李恒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天祥出走京師潰于空阬趙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天祥由是得逸去

劉子儁

張弘範襲執文天祥于五坡嶺劉子儁自詭爲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執天祥至各爭眞僞元人遂烹子儁而執天祥

唐珏林德陽

唐珏字玉潛山陰人元世祖甲申年浮屠楊璉眞珈恃寵奉詔發宋帝諸陵寢至斷殘肢體焚其胔骼棄草莽間珏具金酒邀里中少年取四郊暴骨潛易而藏之斷文木爲匱複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浮屠肆虐陵骨亡恙又林德陽字景曦當楊總統發陵時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投籮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足矣番僧左

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東嘉

杜環

杜環侍父一元宦遊父執主事常允恭死于九江家破母張氏年六十餘無所歸有憐其老告之曰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從人至金陵問一元家時一元死久矣惟子環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因問母非常夫人乎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

楊榮

楊文敏榮從文廟北征蚤發凌霄峯公與學士胡廣金幼孜迷失路大宗命中官追尋得之時昏黑中官馳去公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學士金侍郎不顧而去公下馬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墜馬鞍盡裂公卽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騾馬從夜至旦不勝疲勞翌日出山望見左掖乃趨赴之至午方詣中軍上大喜慰問良久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上曰廣非僚友耶何不顧

而行也

康海

康海字德涵才名與李夢陽埒頗不相能以戶部尚書韓文劾劉瑾疏出夢陽手瑾下之獄將殺之夢陽婦弟左生云瑾之所不能致者康君康君可活乎夢陽曰吾與康君不相能今死而求救乎左生強之乃書片紙云德涵救我惟德涵爲能救我海見書遂往見瑾瑾大喜留飲海大言曰昔高力士爲李白脫靴公能之否瑾笑曰請即爲先生脫之海曰今李夢陽才高于白海何能爲後瑾曰夢

陽罪應死海曰公能活之吾罷不然即去瑾諾海
遂解帶罷痛飲明日蔓陽出獄而海乃坐瑾黨終
身廢不用

